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寢宮，夜晚。

艾黛爾賈特在香港巴拉的地下資料室獲得靈感，將「光解析」的法陣稍微修改，找了一個空房間測試改造後的新法陣。

結果相當成功，貝雷絲打開門時，看見了她在大修道院一樓的宿舍房間。

「『光投影』的效果如何？跟妳教師時代的房間一模一樣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站在書桌旁自信地微笑，將一盞魔法提燈放到窗邊，改造後的古代法陣「光投影」就藏在提燈中，偽裝成燭光運作著。

為了忠實重現貝雷絲的房間，房內各種擺設的投影都經過艾黛爾賈特精心調整，因為暫時無法像「光解析」一樣投影出實際可觸摸的魔法產物，艾黛爾賈特擺放了真正的床、書桌跟椅子，用投影覆蓋上去，相信連房間原本的主人都看不出差別。

貝雷絲靜靜看了一圈，回頭對她說。

「還是有個地方不太一樣。」

「咦？」艾黛爾賈特一愣。「哪裡？」

「造訪這個房間的妳，身上沒有穿學生制服。」

「……」艾黛爾賈特扶住額額。「以前，我也經常穿著皇服拜訪妳吧？」

「那是在戰爭中，妳剛剛說這是我『教師時代』的房間。」

「時間點確實不一樣……但『我』本身能算是妳房裡的佈置嗎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

貝雷絲搖搖頭，上前摟住她的腰，低頭親吻她納悶皺起的眉間。

「妳是我——最想在房裡看到的風景。」

「呵呵，真是越來越會討皇帝歡心了呢，艾斯納卿。」  
艾黛爾賈特笑著要吻她，卻被她先一步捧住了臉頰。

「穿制服給我看，好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知道貝雷絲居心叵測，每次穿上制服都會被她親手脫掉，然後許許多多時間就這麼流逝了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，第一次穿制服給她看，由於耗太久過了晚膳時間，貝雷絲親手煮了宵夜一起吃，雖然是甜甜蜜蜜的回憶，但兩人隔天都收到了修伯特的勸諫信。

感覺修伯特很不想寫信，偏偏提醒帝后是宮內卿的職責，信中他如同老父親般，無奈地叮囑兩人維持正常作息，讓幾乎不犯錯的皇帝有點羞赧。

「我可以穿給妳看，不過老師也要扮演好士官學校的貝雷絲老師，不能對我出手喔。」

「……」聽到她的條件，貝雷絲一臉困擾。「我盡力。」

「說好了喔。」

隨後，艾黛爾賈特去儲衣間換穿制服回來。

她在門口悄悄看了幾眼，貝雷絲面無表情地坐在桌前看書，確實蠻有模有樣的。

「——老師，打擾了。」

聽到她的台詞，貝雷絲瞬間進入狀況。

「嗯，艾黛爾賈特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想告訴妳一些秘密。」

艾黛爾賈特關上房門，走到貝雷絲面前。

「其實，我就是『炎帝』——明天的聖墓儀式中，我會帶著軍隊襲擊聖墓。」  
貝雷絲怔了怔，沒想到她會將模擬場景設在聖墓儀式前一天。

「呼……終於說出來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長舒了一口氣。

「我以前一直想跟老師坦白秘密，又怕妳不但不接受我，還有可能會恨我……」

「恨妳？」貝雷絲放下書，站起身。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跟『黑暗』那些人合作對抗教團，而他們是妳的仇敵。」

「他們也是妳的仇敵。」

「老師當時可不知道這麼多。」

「但我能明白妳的做法。」貝雷絲與她對望。「我也相信『炎帝』在露迷爾村對我說的話，一直在等妳找我合作。」

「那件事之後，我不敢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貝雷絲知道她指的是傑拉爾特的事，伸手撫上她臉頰，微微一笑。「前陣子我夢到了傑拉爾特，他說我們送去的果酒不夠他們夫妻喝，要我們以後多送一些。」

「……好的，明天就帶過去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順勢依偎進貝雷絲懷裡，沉溺於她的溫柔中，身心都感到溫暖，直到貝雷絲低頭含住她的唇瓣，給了她一個比平時更熱情的吻。

「這可不是『貝雷絲老師』會做的事喔……」

兩人稍稍分離時，艾黛爾賈特撫摸自己被吻到濕潤的嘴唇，試圖找回主場。

「不是事先說好了，妳不能對我出手嗎？」

「嗯，我不能出手，所以——」

貝雷絲坐到床邊，唇邊帶笑，眸中含情，朝艾黛爾賈特展開雙臂。

「妳來對我出手吧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艾黛爾賈特看著她眼中流轉的媚光，動搖地摀住自己越來越熱的臉頰。

「『貝雷絲老師』才……才不會這、這樣誘惑我呢……」

「是嗎。」

貝雷絲假裝沮喪地放下手，艾黛爾賈特立刻中計，傾身吻了上來。

「艾爾……」吻完之後，貝雷絲在她耳邊輕語：「衣服，還要穿著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紅著臉哼了一聲，自暴自棄在她面前脫起制服。

「真想讓那些崇拜者知道，貝雷絲老師這麼壞、心、眼。」

「嗯，要是他們不信，我還可以展示一下……」

「不行！」

艾黛爾賈特著急地出聲。

「我不准，妳是屬於我的，妳壞心眼的一面也只能讓我——唔。」

貝雷絲用吻襲擊艾黛爾賈特，迫切地舔舐她的唇。

「抱歉，艾爾，我已經盡力了。」

貝雷絲面對如此可愛的伴侶，沒辦法忍耐到底。

「真是的，我搬床來可不是為了讓妳……」

她的話沒有說完，貝雷絲再度用行動告訴她，現在有比說話更重要的事。

……經過這一夜，寢宮又多了一個皇帝明令禁入的房間。